

樂典

樂典卷第二十五

樂記一

通曰樂記者記樂之義也雜言性與天道所謂亦存焉蓋戴氏記禮取諸公孫尼子孟孔門七十弟子之徒有志禮樂之本者其義精粹甚發聖人之蘊皆嘗有得於子貢之所傳聞與禮非樂不和樂非禮不節古者行禮必奏樂故並舉禮樂以立言焉審聲以單出象君臣民事物合奏不至於亂而迭相陵則知音矣審音以雜比象天地四時人合舞必至於清明廣大終始周還

則知樂矣樂成四暢則天地之氣在人者與性固非二也情不可變而樂不可爲僞則眞能順四時化百物不止於取象而已聖人參贊之道大矣哉周官大師敎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是則中和祗庸孝友本之情性者道也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稽之度數者器也必立成均之法敎國子弟而制之禮義則中音自中德而出茲三者又大司樂之政敎也故始於心爲樂本終於師乙則末焉而已矣世之講求聲律爭較毫釐者無亦忽其本與乃若天理人欲

之辨與易繫中庸相表裏學道者宗焉荀卿樂論勸竊其粗而遺其精不識性者也史遷樂書雖全載之乃後人補綴無所發明今通釋其義從劉向所校次序分為十一篇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戴氏取十一篇合為一而註疏略有分焉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奏樂樂器樂作意始樂穆說律季札樂道樂義招本招頌竇公於二十四卷記皆無所錄也

樂本第一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

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比毗至切而樂如字

凡總括也總括聲樂惟以音言者始則聲比而為音終則音比而為樂故言音則聲樂該矣心為樂本推原凡音之起由人心而生以聲之所自出也故首以樂本名篇焉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物謂萬物凡盈於天地間者皆是也人心虛靈不昧本自寂然不動及物感於外則情動於中情動於中然後發於口而為聲矣形猶見也變謂清濁高下不同方謂五樂之方也單出未之變也

五聲相應而變生焉聲有所變則成曲調而有方
可比播之樂器聲從律出矣樂之器彈其宮則衆
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
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盖同聲相應曰韻異音相從
曰和韻氣一定則餘聲易唱應和抑揚則遺響有
餘此合奏成文所以必有聲應也變不成方則音
不可比矣比音而樂之謂諧八音以合歌舞也干
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
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帗舞有

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大師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以籥合文武爲萬舞所謂屢詩會舞應律合節者也正義曰文陽武陰故所執有輕重之異樂之在耳者聲在目者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而後大樂備矣畫嘗論之樂何爲而有音也生於人心之動而已心何爲而有動也由於外物之感而已然物之感也不同則情之發也亦異情之動也不已則言之出也不齊此所以爲辭也故關雎興於鳥爲其雌雄不乖居矣

言之不足則及於荇菜而後已焉鹿鳴興於獸爲其見食而相呼矣言之不足則及於蒿芩而後已焉至於六義參錯而句之長短章之多寡意之淺深俗之薄厚隨之是以辭與意相應五聲成詩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焉律與聲相和五色成文亦自然成倫序節奏之方焉故曰先王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管則聲清吹大管則聲濁音之應聲猶影之隨形也形於聲而鼓宮宮動鼓角角動此特以同相應耳彈羽而角應彈宮而徵應則是以異相應也以同相應必有常聲以異

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矣故角羽並起宮徵相證立樂之方也此所以爲音也聲成矣而不播諸器音比矣而不合諸舞豈足以言樂哉故祭祀食饗禮有大小而樂因之小或不與舞而大則合樂登歌縣一鍾一磬象上帝之音而擊拊必依焉圜鍾夷則宮也聲應于黃鍾爲宮無射夾鍾徵也聲應于函鍾爲徵中呂無射商也聲應于太簇爲商此則天地人之始也朔鼓應鍾起流徵以和黃鍾之宮則圜鍾聲應于姑洗夷則聲應于南呂而合大呂之清角大呂起清角以倡函鍾之徵則無

射聲應于應鍾中呂聲應于㽔賔而合夾鍾之流徵設官分羽而中呂以角之角羽六變歸姑洗應鍾以徵之角羽八變歸南呂㽔賔以商之角羽九變歸應鍾而天地四時六合之精毛皆歸於人焉歌者投頌吹者合雅文以琴瑟從以簫管歌長管緩金石爲節五變四會是謂音比五變者五聲皆變也四會者四縣俱會也雖音均不恒曲無定制然手不輕動足不徒舉聽拊鼓而舞必中節焉故曰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五節以降餘絃更興而九德之歌成矣此所以爲樂也心發而爲聲

聲變而爲音音播而爲樂先王所以宣天地之和
者亦因人心而作樂耳陳氏暘曰樂者心之動也
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羽籥干戚樂
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
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
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
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
以五聲孜八音以八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
至舞然後大成也言變成方謂之音文言聲成文
謂之音何也曰文者音之雜方者音之節音之雜

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終一倡三歎金春玉應鞉鼓柷敔塤篪質直之音而作止焉故曰樂貴和而上質所以防隆滿而節喜盛也後世不知聲逮生變之理皆漢儒所誤觀鄭玄釋大合樂三宮繁類相避則是以眾出為音比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自舜出納五音而已然矣一律爲一孔習則和循知其非蔡元定吹律不和于朱子以書既之乃悟必繫律以孔竹吹管以調絲則比音而樂之斷不難矣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噍子堯切殺色界切其樂音洛嘽昌善切[illegible]音）

承上文比音而樂之言合音成樂樂由此音而生狀其本於心之感者終不可變也噍枯乾也嘽寬綽貌蓋人函天地陰陽之氣莫不有心心感物而情出焉自情言之失所欲則哀得所欲則樂順其意則喜逆其意則怒有所畏則敬有所親則愛未有出此六者之外也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由心失其所欲而哀哀則血氣俱結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紆而不迫由心得其

所欲而樂樂則血氣俱融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播揚散則流布由順其意而喜喜則血氣俱暢故形於聲者如此粗則躁急厲則猛暴由逆其意而怒怒則血氣俱奮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不曲廉則不多由心有所畏而敬敬則血氣俱定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不剛由心有所親而愛愛則血氣俱安故形於聲者如此心之所感不同而聲隨以異哀怒陰也喜樂陽也敬愛陰陽之中也謂之非性則靜而未發者為性從可知矣物感於心若木根於土藏諸中者形於外萌芽發達自

不可已焉雖比物飾節安能掩之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此與中庸喜怒哀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同義但此專以聲論然既曰樂者音之所由生而又繼之以六者之聲何也陳氏暘曰聲以單出爲名音以雜比爲辨論音之散而單出雖音也亦可謂之聲論聲之合而雜比雖聲也亦可謂之音此所謂聲者正以音之單出言爾蓋樂非一人之所能奏或登歌或下管哀而詠之則悲怒而擊之則武中正和平者幾希如舜之彈琴于之擊磬由之鼓瑟縱使合奏審聲者各能辨之而况專

一者乎祭義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爲祖考來格而生感也記曰樂以斷喜戚戚歎舞者象之至於敬愛則肅雍和鳴六者樂之所和也然敬愛則中和祗庸孝友皆備矣歌以人聲奏則聲從諧出故皆可以單出者詳見樂物章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行下孟切

此承上文六者而言慎所以感人心而致天下和平也慎謹也極至也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內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率之姦四者雖殊其至則歸於慎所以感之者一而

已矣盖民各有心不能無異心各有欲不能無亂先王制禮必慎上下之辨而後民志可定也作樂必慎音律之數而後民聲可和也立政必慎賞罰之令而後民行可一也明刑必慎怙終之典而後民姦可防也以此感民使之喜怒哀樂發皆中節由中正而至於和平入以親親出以尊尊由異敬而至於合愛不令而化不肅而成日遷善遠罪而不知所以爲之者心以道同翕然莫能異也先天下而治者在禮樂非禮樂則出治無本後天下而治者在刑政非政刑則出治無法無舉是道使民

由之治以道出沛然莫能禦也故曰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非至誠盡性能盡人之性者曷克臻茲情由性發則所感者敬愛而聲肅雍矣唐虞之世君戒臣則曰慎乃在位臣戒君則曰愼厥身脩治定功成相與賡歌皋陶颺言必曰慎乃憲者憲一成則萬世賴以無愆故欲其慎之也成憲者何脩道立教亦惟禮樂政刑焉耳後王垂憲一切苟簡政刑徒具民日澆訛而禮樂爲虛名矣此唐虞之治所以尊美於前與漢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

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由此觀之先王以禮樂為治本而政刑乃其輔爾人之所感雖有六者然喜怒哀樂中節則敬畏親愛不至於辟而肅雍和鳴之聲由是出矣是則敬愛所感即其性情之正而慎感之効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而人心之感由於政治之
得失則慎其所以感之者在上而不在下從可知
矣蓋心以感物而動爲情情以因動而形爲聲聲
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文聲之清濁雜比而成者
也五聲猶五色也按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
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
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
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
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
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相次猶六律六同也五采備而成繡繪五聲備而成調也

方者地之正體地道靜而有常天道變而無常通四時而變其色所以象天之用也又曰火以圜則圜鍾爲大火之象可見黃帝作五聲以正五鍾令青鍾角也赤鍾徵也黃鍾宮也景鍾商也黑鍾羽也五行以正天時之變而人與天調焉詳樂聲章地道承天宮一移易則徵流於商角緩於羽而不能已也天時之變地有四游何以異此聖人見夫宮之角即徵之羽而離者必合合者可離也則兩其一以形天下之變見夫宮羽徵角之間且遞而可揚羽爲宮接角以徵也於是乎比其兩以成天下之文羽以角應則清角發徵矣角以徵應則流徵生宮矣始之

曰變成方者立樂之方五聲始發也終之曰聲成
文者則六律六同合爲角徵而已矣不曰成章與
黼黻而曰文者此也安者定靜而安所止也小曰
喜大曰樂獨曰喜衆曰樂喜者生於心樂者無所
不被故舉樂以該喜也欣喜歡愛而安以樂則敬
在其中矣政君之政事也治亂曰世世指當時天下
言亡則政去王室而天下非其有故惟以國言也
治世政事和諧故形於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
戾故形於音者怨以怒將亡之國無復政事其民
困苦故形於音者哀以思由是觀之世異其音音

異思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脩政象樂民情哀怒豫鋪去之故建國必禁淫過凶慢之聲者以情之所形也然則宮以清角倡商以流徵和其治世之音與角羽從宮爲正聲之調轉下轉濁則天氣下降反商下徵爲同聲之調轉上轉清則地氣上升此青與赤所以成文者也淫哇之樂獨尚清商有臣無君適足以兆亂云焉耳宋志燕樂一名清商正律之外有所謂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大樂之外又有所謂大宮調下宮調又有所謂中管倍五者妄制管弦以意裁聲不合正律繁促悲傷棄其本根失之太清又有沉滯抑鬱則雕調含糊失之太濁故聞其聲者性情蕩於內手足亂於外其所以感之者

可知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怗音占怗曰廢切懘昌制切

此明五聲單出之象及雜比而爲音也必皆不亂然後安以樂焉人心之感物形於聲者五宮動脾而和正聖全出自喉者也商動肺而和正義出自齒者也角動肝而和正仁出自牙者也徵動心而和正禮出自舌者也羽動腎而和正知出自脣者也是謂五德之言歌者永言轉換亦皆如之第一韻宮爲主韻洪容全出自喉商爲宗松重松出自齒角爲公舉嶺鳴出自牙徵爲東通同農出自舌羽爲

風菁莪萊出自唇如字本宮聲而曲合用羽聲則轉喉至唇而長言之此歌詩方法也餘做此

稽之度數則本黃鍾之均宮屬土律長九寸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律長八寸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律長七寸一分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屬火律長六寸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律長五寸三分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聲依永律和聲此其大小之序也五聲固本

於黃鐘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問宮八十一以下乃黃鐘一均之五聲他律不然蔡元定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今按黃鐘生十一律內從該數劃各自本位數八乘至未得八十一分數至亥得九九三分損益則以成上數上下相生爲徵商羽角尤爲商易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半聲一曰子聲本於中呂生黃鐘變半律四寸三分故用三十九絲自餘半聲皆不能過焉黃帝內經有大宮大商則有少宮少商其來遠矣怗懘敝敗不和貌說

文謂之煩聲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而終之曰出納五言者何哉蓋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作樂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雜雜比而無煩聲亂之相應成方皆協乎五德之言生於心者而已是故上之言聲詩也合彼五德其音安以樂施之於人可以成教化則颺而出之於下下之言謳謠也合彼五德其音亦安以樂斯治矣如或怨怒哀思可以成諷諫而遏其亂亡之漸亦皆采而納之於上故曰出納五言者以此曰不亂則五者皆安其位而不相奪矣曰無怗懘之音則其和

可知也夫天下之理君臣民事物盡之矣人見其歌曲成調以為音在是也抑孰知其有條不紊出於心德而然邪先王作樂以一聲寓一理於其聲之高下驗其理之得失覺其有失則抑揚以平之協比和諧各得其理而反諸政治宮音有失則求之於君必和正其聖商音有失則求之於臣必和正其義至於角徵羽之失而求之民事物者皆然樂音與政事常相流通則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處善循理其音安樂而天下和平矣李文利律呂元聲宮三十九分最清羽九十分反爲最濁可聞乎矣所解樂記綱則刪去此一節盖亦自知

其不通也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陂音界匱韋魏切

此復明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始言五者有一亂則其音應之終言五者皆亂則亡國之應也即此推之則五者不亂其爲世治政和亦可見矣荒猶散也危不安也宮聲弘以舒亂則放散其應君不通明居上而驕恣商聲溫以斷亂則傾邪其應臣不守義在官而壞職角聲防以約亂則離愁其應民

不歸仁失業而怨咨徵聲卒以切亂則悲哀其應事不循禮勞役而勤苦羽聲散以虛亂則危殆其應知不藏物用財而匱乏迭互也陵越也慢惰也若五音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倫理政亦象焉五音盡亂則君臣上下互相陵犯奪倫逆理無復忌憚如此則國必滅亡焉能久哉黃氏劉曰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其宮不亂則其音不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黃帝雲門清角用夷則之羽也合以咸池流徵圜鍾之徵也黃鍾雖尊夾鍾應焉體統民物以饗帝則盡仁上治祖禰以饗親則盡孝若尊奏黃鍾不

假餘律則其君驕矣（脩文帝）登歌閒歌雖用正宮而
樂之末章關雎之亂則用無射清商故舞象箾南
箾則備見君人之大道事君之小心焉後之文王
操以少商應大絃臣事殷也若緩其商絃與宮同
音則其臣壞矣（司馬昭）虞舜之歌南風也律自姑洗
以南溫柔之氣解民慍焉若北鄙殺伐律自無射
以北則其民怨矣（殷紂）武王伐紂舞武宿夜由子及
午辨位六同自駟得鶉正名七列奏清徵婦從夫
也若除去黃鍾以林鍾爲調首則坤道居尊內外
紛糾其事勤矣（周宣帝）大不踰宮細不踰羽故有和

平之音則有蕃殖之財鑄無射則不可以大林鍾也林鍾乃無射羽也周景王若先爲變徵之聲而後羽聲或羽後有宮往而不返則君亂於上物散於下其財匱矣熱荊軻齊湯荀陳氏暘曰宮者音之主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爲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以爲民徵非宮則失其所同不足以爲事羽非宮則失其所殖不足以爲物五行主土五事主思亦由是也然則五者之亂與不亂其必主於宮乎正義曰則言人心感樂樂聲從心而生此則樂感人心心隨樂聲而變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

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承上文迭相陵謂之慢而言 以音論之比近也鄭

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

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

音生於心者也鄭自緇衣以下二十一篇邶鄘衛

自柏舟以下三十九篇宜以其詞哉志形於歌奏

煩手淫聲慆心堙耳故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

數煩志並亂世之音也然五者雖亂而未盡近於

慢者爾鄭衛以音不以詞正如今曲調繫以地名衛地濮水之上南有

桑間則亡國之音出焉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

樂武王伐紂師延自沈於水居民猶傳習之衛有桑中詩或以爲桑間恐亦以音不以詞詳見樂章散失也誣罔也國之將亡上失其政其民必流政散則誣罔其上罔上則民無誠心矣民流則肆行其私行私則無公心矣如此行之不已則靡靡之樂作焉清商獨張與聲靡應而迭相陵則慢矣然則爲國豈可一日而失政哉夫子論爲邦獨放鄭聲者以其近於慢而亂雅樂故也慢則人能辨之觀師曠聞師涓奏清商則知其爲亡國之音可見矣陳氏暘曰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過則去其不中節之

於中亡則去其不善歸之於善惟是亂國之淫聲
未至於慢最爲難辨亡國之慢則甚於淫矣記者
所以再言之示深戒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
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
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
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音機
此總論樂而及禮者以見和由於序而禮樂一致

也盖樂之有音原其初起則聲之成文生於人心者也比音而樂則天地陰陽四時萬物與凡事之倫類各有其理者無不通焉聲者何擊拊而單出者也禽獸耳有所聞皆能知之若夔所稱蹌蹌率舞是已音者何歌奏而雜比者也殷庶心有所識皆能知之若齊景公之徵招角招晉平公之清徵清角是已至於知樂必道有所通者能之若孔子在齊聞韶是已季札聘魯觀樂殆其次乎合首節而觀則審聲也審音也審樂也君子之心通於道者也

隋志曰古火鍾玉律梁武帝以黃鍾之絃二百七十絲長九尺三分損益其一以次生十二

二律絃絲數詠以夾夾鍾王律命之則選相中又制十二笛吹夾鍾笛十二調以飲王律又不差異殺前三鍾以夷則笛飲則聲韻合和此則笛與王律昔有孔也伶州鳩曰夷則詠歌九則朱子曰大司樂周鍾爲宮則天神可得而諳可見古人察理精微用樂使相感格此登歌鍾球備樂之所先也必吹律管飲之以次皆和盡古之和聲也律呂在樂器之中合之吹無孔律管以和群則在樂器之外矣有用右手豎執其管左手大指平而抑塞下端吹之以飲樂器卒無憾者此與田童之辭釋厭焊之變筒亦奚異哉朱子又曰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無孔則無中聲蔡季通孔小竹管吹之乃和故寄中聲必孔律管宮羽生角幾其上下以定絃爲始審噍殺之聲則知音作而思憂審粗厲之聲則知音作而剛毅審嘽緩之聲則知音作而康樂審廉直之聲則知音作而肅敬此審聲以知音也審順成和動之音愛而中禮

則知和樂興焉審流僻邪散之音嘗不中節則知淫樂興焉此審音以知樂也興其樂而敬愛者以律呂和五聲施八音合而舞之樂發於聲則中之爲宮章之爲商觸之爲角驗之爲徵字之爲羽五行著矣聲寓於器則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八風遂矣以大合樂而審宮羽角焉登歌鍾球圜鍾夾則宮也一變聲應于宮而六變下管如之自上合下則天神降再變徵也（金鏞圜鍾爲宮無射爲徵玉磬夾則爲宮夾鍾爲徵後皆倣此）聲應于徵而七變下管如之三變商也聲應于商而八變

下管亦如之自下合上則地示出四變羽也夷則聲應于羽五變角也圜鍾聲應于角而九變夷則以圜鍾爲同聲應一如其始作焉三才合一而人鬼享矣宮商各有二變其實九歌八風七音皆奉五聲也宮爲君而獨尊必倡於先商爲臣而居次必和於後民與事物各以類從五者不亂音無怗懘則倫理得而政和矣若無序不和其政必乖聲音感召天地之氣自然形見者也去乖從和則政無缺失治道備矣故五聲所以成八音也知音必自聲始不知聲者則不可與言音八音所以合六

辨也知樂必自音始不知音者則不可與言樂知
樂則尊卑貴賤皆安其位而不相奪高下大小各
得其理而不相亂其幾於禮矣乎何也倫理之中
皆禮之所寓也通倫理則通於禮矣不曰通而曰
幾者察其微也猶所謂幾聲之上下也夫達於禮
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
反情以和志比類以成行則素者華偏者正中和
足乎已而無待於外矣故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德之為義得也得於心默而成之一貫而無二也
舜命夔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教

以有德矣必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得其理而後和也然則夔豈不達於禮者邪仲尼燕居謂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恐非夫子之言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食音嗣疏音疎倡唱同大羹之大音泰和及好惡皆去聲

上文言禮樂皆得則得於心者爲本矣故又以貴本忘末明之隆猶盛也極窮也食饗皆宗廟之禮

而以饗爲大也陳暘曰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蓋天祀用物氣而貴精地祭用物形而貴味人享用人義而貴時故盡其肆而前獻焉則以祼猶生事之有樂也羞其孰而饋獻焉則以食猶生事之有食也饗以陽爲主而其祭爲禘食以陰爲上而其祭爲祫食禮未嘗不致味蓋主大饗而兼食言之清廟謂升歌清廟也朱絃練朱絃以爲絃也練則聲濁不練則聲清疏通也越瑟底孔也首尾之下兩孔相連而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使之聲遲故疏而大之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一人倡而三人和非三歎息也遺餘也大饗禘祫先王也陳暘曰大饗之名一而其別有四郊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之饗諸侯兩君之相見而已按人鬼曰享凡賓與尸皆是玄酒明水也在五

齊之上以其色黑故名腥生也俎有三牲腥魚獨始末不臑孰之餘皆亨以為饌也和調也大羹肉湆無鹽菜以和之也夫樂之隆盛非為極聲音之美主於移風易俗而已禘祫之重禮非為極滋味之美主於報本反始而已清廟之瑟其詩頌文王之德也是瑟也鼓之以朱絃則音濁矣加之以疏越則音遲矣是質素之音非要妙也此聲初發壹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音雖希矣而所道者在德外極天下之備樂無以發之故不足乎要妙然同聽而貴德必同愛而無歎是乃

德音之致也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賞音者而得者深也故曰有遺音者矣大饗之時尊尚玄酒俎尚生魚豆先大羹是質素之食非嗜好也蓋禮貴本始慈尚眞淳儁斯三者味雖淡矣而所報者在德外致天下之備物無以稱之故不足乎嗜好然同祭而內心必同敬而勿替是乃德產之致也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味淡而得者厚也故曰有遺味者矣由此觀之先王因情性而制禮樂豈以導欲爲哉玄酒生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絃疏越是非極耳目也所以教民平好惡反人道

之正焉耳夫得其均之謂平復其本之謂反好必在德而不好其所當惡則好得其正而無有作好者矣惡必在欲而不惡其所當好則惡得其正而無有作惡者矣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好惡得其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中和有諸已此所謂德者得也有德則風移俗易而人知本始於治何有哉是故德者禮樂之本也升歌大饗之後膺鼓萬舞音極于九成瑶爵雕俎味致于九獻不過禮之文德之華而已矣此之謂末也是故本立而末自從之升歌清廟律用黃鍾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盥以太音玄

正與此合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物至知知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泆音逸脅許劫切知者之知去聲怯起劫切

承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而推言其故以見必

統性情爲禮樂之原而發明天理人欲之幾則虞廷危微精一實其本旨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靜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寂然無所感純粹至善非惟人心不動而道心亦不可得而見曰天之性者理具於心天之所命也及感物而動非惟道心之知覺於是乎生而人心亦胥此焉出矣曰性之欲者言亦性之所有未遽爲不善也然實欲將至而理或不能勝則漸流於人欲故惟以性之欲言之物至者即上文感於物之物至於吾前也知知者指血氣心知之知能知之也形焉者其動也好惡

悪惡原於義理者爲道心好妍惡醜發於形氣者爲人心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雖情也乃秉彝天性發而中節者也發於形氣合其性之欲則好違其性之欲則惡徵諸聲色而取舍得失係焉人心之危其幾在此可無節哉節與無節係乎道心之宰與不宰耳宰則好惡有節率乎性之常而爲人道之正不可以欲言不宰則大本不立內無定節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情之所以流性之所以失也天理卽指性言變性言理理者健順五常有條不紊全具則爲性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也知者我

之知而曰誘於外者我之心知誘於外物非知在外也於斯時也人能反躬而求思其理之是非克去人欲念念不忘則人生而靜者昭昭可見顧諟天理存養自固外誘無得而感焉人心所以易爲道心者此其幾在此故特言不能反躬而後天理滅所以警切之意深矣人化物謂人爲物所化遂同於物也人非聖賢生不聞道惟以無節之好惡而接無窮之物感則心爲物役始爲不善而違禽獸不遠矣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言最完孟子曰性善本其初也荀卿曰性惡習與性成也揚雄曰善惡混內無所節性習之間觀此則孔孟之正傳也荀揚二說不攻自破矣夫性

爲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寧制
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
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
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天
理滅則良心亡安得無悖逆詐僞生於其心乎人
欲窮則善行喪安得無淫泆作亂發於其事乎夫
然後弱者無所恃而爲強者所脅寡者無所附而
爲衆者所暴愚者無所施而爲知者所詐怯者無
所立而爲勇者所苦疾病不養而其政散老幼孤
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由其違禽獸不遠則成剛

者决力強者奪此所以為大亂之道也不能平好
惡反人道之正以至於此夏禹曰惟動丕應徯志
盤庚曰各設中于乃心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畢
命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
禮樂達于天下未有不節民情而能復其性者也
揖讓授受心法四海困窮而豫為之防盖兢兢爾
矣惟幾也察人欲至于精惟康也協天理至于一
定靜而安所止恬本之於靜焉是惟不動則已應
善以動動則通天下之志而天下敬應莫之違也
上以道化下下以道順上大亂曷由起哉故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是以大合樂
遂養老於辟雍而民亦養其老大合吹遂饗帝於
明堂而民亦饗其親此可見已人道不正而後尊
德性求放心主靜陳動定性約情從以講學而不
見諸陳謨播告則世之不治也可慨也夫凡大合樂必遂養老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養老以三老五更爲尊次則致仕之老與死於國事者之父祖及庶人之老皆在所養焉而又教民制田產以養其老大饗以率爲貴則大養不私以少爲貴總產之致而又教民祭饗其先如此則疾病有養老幼孤獨各得其所矣宜合上饗觀之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

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衰七雷切樂音洛冠古亂切笄音雞別彼列切食音嗣

大亂起於不能節性之欲故言先王制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以復其性則同歸于治矣制禮固所以爲之節也樂亦總言爲之節者樂必和而不流是亦所以爲之節也衰謂斬衰齊衰麻謂升數降殺至於緦哭泣謂擗踊以下紀事理也鍾鼓以合干戚於羽籥爲萬舞安樂則民情形於聲音者

也婦曰昏爲陰夫曰姻爲陽男二十而冠女許嫁
而笄射請射禮也揖讓而升下而飲鄉謂鄉飲酒
也其禮無筭爵無筭樂食有殽饌設酒而不飲饗
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
獻數事而止蓋人情小小有所好則喜大有所好則
樂小小有所惡則怒大有所惡則哀哀樂相生因情
見性而飲食男女則人之大欲存焉是故哀莫大
於死喪之紀樂莫大於治世之音男女易雜而難
別交接易瀆而難正凡此皆所謂情之動性之欲
也節之和之則之別之正之則制動以靜民心鄉道而

天之性斯復矣夫天下之至不一者人也至一者心也不同者事也大同者理也庸五禮而抑其太過引其不及以節民心無少悖逆淫泆則同於中正矣聽五言而出之於下納之於上以和民聲無少怨怒哀思則同於和平矣凡越禮樂者則有政以使之必行有刑以防其違教承上文不言民者禮樂爲本政刑爲輔也四者通行於天下而強弱衆寡知愚勇怯無一民悖違而大同乎理則亂無自起而王者之治道備矣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唐虞之治以明

禮聽樂爲先六府惟修三事惟和則有政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有刑故時雍風動而九德之歌九招之舞以象成焉周官大司徒掌邦教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不啻足矣然大宗伯總五禮大司樂合六樂者各行其政也比贖撻罰以懲慢則各明其刑也凡性之欲無往而非禮樂爲之節文使之一於天理則性其情而動亦靜矣然則純王之道豈外於性也哉正義曰自凡音生人心至反人道之正應樂感人心又自人生而靜至人道備矣應人心感樂

樂典卷第二十五

樂典卷第二十六

樂記二

樂論第二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勝治鑑切飾音式著張慮切

王道備於禮樂政刑而禮樂之用爲急故並舉二者論之同以和言異以序言親敬以民心言勝猶

過也流不可止也離不可合也樂勝謂和而無禮以節之過於同故流禮勝謂序而無樂以協之過於異故離二者少偏即非天理之正流離則爲人欲之私矣合情言樂飾貌言禮皆反躬之謂也合情以和於內飾貌以檢於外則禮樂並行可以救其流離之失而不至於偏勝矣不曰道而曰事者習其事所以學道也禮義者禮之協於義也樂文者樂之聲成文也等階級也樂必資禮以飾貌則禮之義立於外而不可流雖和以相親而貴賤之分自秩然有等矣禮必資樂以合情則樂之文同

於中而不可離雖序以相敬而上下之情自翕然協和矣因禮樂以平好惡則凡貌飾於禮情合於樂而爲善者固在所好然違教而惡者必惡而屏之不可以和衆而一於好也好惡既著則善惡不混而賢不肖別矣因好惡以施刑賞則凡貌悖於禮情戾於樂而爲暴者固在所刑然從教而賢者必爵以舉之不可以弼教而一於刑也賞罰既公則寬猛相濟而政事均矣是則政刑爲禮樂之輔必極于仁義而後已焉仁義本於天性所以立人之道者也仁以愛之使辨異之中皆吾心惻怛之

周流有樂以資禮而又有仁以輔樂義以正之使
統同之中皆吾心權度之裁制有禮以資樂而又
有義以輔禮如此則所以救其偏弊者至矣自是
民之漸被禮樂者同焉能異自相親而不至於流
異焉能同自相敬而不至於離貴賤以等上下以
和賢否以別政事以均民治豈有不行者哉上言
王道備者爲治之具也此言民治行者爲治之效
也嘗考大司樂掌六樂下管協乎登歌干戚會乎
羽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節奏合以成文可謂同
矣然分歌奏而序之自同而異者禮之義也大宗

伯掌五禮吉禮之中以享以祭以祀凶禮之外有賓有軍有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協諸義而協可謂異矣然通倫理而貫之自異而同者樂之文也行禮必檢於貌奏樂必出於情則所以反躬者一皆天理之正而絕無人欲之私矣蓋未有無樂之禮亦未有無禮之樂禮必雍雍而和樂必肅肅而敬

文禮之用貴和樂之用貴敬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及繼之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晏朝而退孔子善之此禮貴合情之證也晉平公不合鬼神而奏清角風雨暴至石晉初定雅樂奏於永福殿王仁裕聞之曰黃鐘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鬬於昇龍門外此樂貴飾貌之證也蓋樂必資禮則無怨禮必資樂

則不爭故下文詳之政以象樂者也刑以濟政者也先王本人心以爲治而其政治寓於聲樂之中者有樂於禮焉故審其聲樂知其政治樂之所在即禮之所在也以此行民之治則民之聰明明威皆大同乎天理豈有不順治者哉原其始曰同異親敬者禮樂殊其用而民心所由感也要其終曰情貌仁義者禮樂濟其偏而民化所由成也後世專事政刑反以禮樂爲末務豈足以語此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樂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易以豉切應氏曰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文理爲順

此明民治之本也人君躬行禮樂皆得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中指欣喜歡愛之和發於心者而言源於天性故曰出外指進退周旋之序形於貌者而言飾於人爲故曰作聲容具陳若動矣然情意安舒即性之根於心者也中正有本若質矣然威儀交錯即文之見於身者也靜則必形於動文

則必有其本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大樂[illegible]

而為動不過一和而已故易而不勞大樂謂升歌清廟於九變之先正義曰朱絃疏越是也

大禮自文而反本不過一序而已

故簡而不煩大禮謂大饗於大祭大祀之時正義曰玄酒腥魚是也至者極

而無以復加也樂至則極和禮至則極順極和而

不乖於心則人皆得其所何怨之有極順而不逆

於行則人各安其分何爭之有天下之心無怨爭

如游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陳氏暘曰堯舜至治之極不過於此夫禮樂者拱視天民之序而已豈非揖遜而治者乎荀卿曰樂者出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以揖遜則莫不從服及揖遜而不及征誅者徵樂以文德為備故也今按舞干羽于兩階[illegible]

之文德者正以用於征誅則爲武合羽籥而舞之則順理爲文樂象總干羽者指遲也違者徵於後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違之不違者行之效以樂至無怨言之暴民畏刑禁遏罪犯而不作則諸侯賓服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陳氏暘曰兵革言試五刑言用者兵革必試而後用雖詩言師干之試同義五刑用而不必試與書言五刑五用同義然後百姓順化於下安樂而無患矣天子順德於上和平而不怒此皆和之所致而人各得其所故曰如此則樂達矣以禮至不爭言之父子固有親也天子躬能尊養合其父子之親而立愛自親始則家以齊矣長幼固有序也天子躬能

惇叙合其長幼之序而立敬自長始則族以睦矣孔子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正義曰此即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是四海之父吾皆得而敬之也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四海之長吾皆得而敬之也四海之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推之五典無有不惇凡在五倫各安其分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用行而後樂之效達故於樂但言天子無可樂者而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樂由愛敬之心所感而達則樂德中和發而美大備矣伊尹訓太甲曰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于家刑終于四海孟子謂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生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說與此正同陳氏暘曰樂行而倫清則中國如一人故言諸侯百姓而以天子不怒終焉禮達而分定則天下如一家故言父子長幼而以敬四海之內終焉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沿因[illegible]

此言禮樂之情爲文之本以見事功之實也大樂以易言非鍾鼓之謂也同和謂陰陽律呂倡和清濁順天地之氣合同而化大禮以簡言非玉帛之謂也同節謂尊卑貴賤等殺限制順天地之數高下萬殊是雖因人情而爲之皆出於自然天地之情也觀於氣盛而化神非有度數而均節成者則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聖人制作不過與之同耳不失言各遂其性也祀升中也祭瘞埋也大合樂九變不但升歌而已天地訢合生養百物本乎天者胎生不殰卵生不殈本乎地者五土所出勾萌達

達是大樂之作所以生物而贊化也和而不失其節曰百物不失則其節著矣分而序之不但大饗而已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圓丘尚祀用物氣以降天神方澤貴祭用物形以出地示是大禮之制所以成物而報功也節而不失其和曰祀天祭地則其和至矣明謂聖人幽謂造化禮樂鬼神一理也在聖人制作處則謂之禮樂在造化功用處則謂之鬼神禮主藏鬼之屈也樂主盈神之伸也禮樂本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即以爲禮屬陰樂屬陽判然爲二殊不知陰陽一氣

也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眞有二物也禮樂一理禮之和即爲樂樂之節即爲禮亦非二物也善觀者旣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二又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一則達禮樂之體用矣體用之一如此是以禮教所孚樂化所及四海之内未有不合敬以相尊同愛以相親者也陳氏暘曰兩謂之合一謂之同禮主敬而爲異故言合樂主愛而爲同故言同是何也葢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情主於敬則合經曲異等而一之也樂有五聲六律之文文而情主於愛則合宮商異調而一

之也此四海之內所由以感化也沿因也禮樂
之制任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

唐虞帝也夏后以下始爲明王三聖相授受皆守一道至夏濩始辯干羽乃有損益然沿虞門咸池則同故止言明王而不及帝

今大禮以時爲大而先王因時以
作事故堯舜之時有事於揖遜無事於征伐湯武
之時有事於征伐無事於揖遜則事爲當其不與時
並哉樂以功爲主而先王因功成以作樂如堯舜
功成於揖遜而樂以大章大韶名之湯武功成於
征伐而樂以大濩大武名之則名爲當其不與功偕
哉蓋事在人時在天事與時並則與之偕爲一也

名在彼功在我名與功偕則與之俱而相比也王肅曰有其時然後得立其事有其功然後得受其名事者功之始功者事之成禮制於治定爲功之始故以事言樂作於功成爲事之終故以功言事功之實在於禮樂然則禮樂豈迂闊而徒爲虛名者哉故明王所以相沿者禮樂之情也所以不相襲者禮樂之文也故此下又以器與文言之情有哀樂喜怒愛敬六者樂之實則愛敬而已此樂所以必有禮也故禮樂之情止言愛敬

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

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綴音拙 簠音甫 簋居洧切 與音預 裼思歷切

此言禮樂之文爲情之飾以辨作述之名也鍾以聲之鼓以節之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也干戚武舞也屈伸舞者之身容俯仰舞者之頭容綴謂酇作管切舞位相連也兆謂位外營域裼者袒上衣襲者掩上衣禮盛而尚質者襲不盛而尚文者裼盛音比必言其舞舞動必言其容綴兆言其位舒疾言其節簠簋所以盛地產俎豆所以薦天

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裼襲言其服禮樂之器與文繁見於此矣情謂理趣之深奧者知之悉故能作作謂創新開始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也文謂節奏之宣著者識之詳故能述述謂踐脩成終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度數遺測也聖者生而知之可以兼明自誠而明者也明者必待學而後知之自明而誠亦可以至於聖矣陳氏澔曰黃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禹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經制損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季札觀樂而各有所論此明者之述也孝

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云爾情寓於義理之精而難知
文顯於器物之粗而易識故識其文者不過述之
於已然凡學道者夫人能之知其情者乃能作之
於未有焉此則聖之事非明之所及也孔子述而
不作非不足於聖也特不居而已蓋有不知而作
者文王所不與焉詩曰不識不知知如知心之知
得其內而深識如識面之識得其外而淺是則明
聖之辨係乎述與作述作之辨係於識與知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

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爲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飛潛動植煦嫗並育而不容以獨異者故萬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高下大小形質各異有不可以強同者故群物皆別天地之道動而爲陽靜而爲陰以其陽之動言之則春生夏長合同而爲

和下降上騰而不亂相摩相盪而不息物得其氣而日以生矣雖微者荄育以觀胚形落者紛萌以茂也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是已謂之化則言不失其性消待於聖人之贊化也以其陰之靜言之則秋斂冬藏分辨而為序溢厚特為嚴敬和同泛為閉塞物別其質而日以成矣觀上觀下者陳而不相及成大成小者動而不相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是已殊之別則配天祭地有待於聖人之根功也此和同節之所本問

樂由天作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為陽聲音氣之為也禮以地制者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為陰儀則質之為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後壞矣故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矣故

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黃氏震曰過者違也亂失其序也暴失其和也制作本於天地則和且序苟違此理則亂且暴也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嘗觀諸易矣雷出地奮豫之所以作樂也先王以之道天地之和而其比音遂相為宮則有建萬國親諸侯之象焉上天下澤履之所以為禮也先王以之明天地之序而其節文經曲與等則有制數度議德行之象焉苟樂無為大君而無雜比以和之是過作則暴矣致鬼神示而無序以祭以饗以祀是過制則亂矣聖人建中和

之極明乎天地之序故能興禮以效法之使羣物皆散殊而別明乎天地之和故能興樂以效法之使百物皆合同而化則其爲禮樂也一天地而已矣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此言禮樂有義有數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也論以辭言倫猶類也合律呂

而有倫理也患害也如安而不患於奪樂而不患
於淫是也官主也中以行言正以立言行中道而
立正位也質猶本也莊敬謂收斂其中恭順謂謙
遜於外制節制也越度曲而播之也論者雅頌之
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
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
歡愛爲作樂之主焉中者行之無過不及正者立
之不偏不倚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
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
爲行禮之制焉四者雖不同而其大歸皆不出乎

一人之身此禮樂之義乃君之所獨知也若夫施
之始終條理而金存於先石振於後播之歌奏由
調而單出爲聲雜比爲音用於宗廟社稷仁祖禰
而報土穀事乎山川鬼神自望秩而徧群祀此衆
所共知者也先王不以所異者强人不以所同者
處已是謂議道自已置法以民前此曰祀天祭地
天子所專合而觀之則其序秩然矣此篇以樂論
名者蓋禮樂有體有用曰情曰質出於天性體也
曰官曰制出於人爲用也通四者而言則謂之義
然亦不外乎器數之粗焉故文王作樂於辟廱以

節觀者民感中和之至歌之曰虞業維樅賁鼓維
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又曰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所奏者器與聲耳然樂之
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焉則其文足論而不息矣
故以於論首歎之蓋庶民得於見聞惟識其文爾
惟聖賢君子兼知其情所謂論倫無患者是也然
則樂論所以名篇者其深知情文理趣之奥乎